

书从探幽集

格致文库

韩三洲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格致文库

书丛探幽集

韩三洲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丛探幽集/韩三洲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378-4644-8

I. ①书…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5153号

书 名 书丛探幽集
著 者 韩三洲
责任编辑 关志英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字 数 81千字
印 张 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644-8
定 价 20.00元

目录

- 001 六场通透的溥侗
- 006 回忆是靠不住的
- 012 有多少人物可以糟改
- 017 杨宪益先生二三事
- 023 幼儿园应该建在哪里
- 027 “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给魔鬼抓住。”
- 034 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赵俪生
- 040 票友张伯驹
- 048 面对浮肿病的真与假
- 053 二十一岁的谢韬都读些什么书
- 058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 062 《我是一个兵》诞生于湖南祁阳

066 王照——现代汉语拼音事业的开创者

074 “因祸得福”的成舍我

078 两个古文字学家之间的恩怨芥蒂

082 “黄河决口，黄金万斗”

087 “不让须眉”的巾帼之交

090 “常青焉不爱清华”

094 读牛汉，读出男儿两行泪

099 腹有诗书气自华

103 胡适删去的一桩公案

107 话剧《资本论》的宣传言过其实

110 话说“书淫”黄侃

- 114 听启功先生讲课
- 117 文不对题的《二泉映月》
- 121 戏迷顾随
- 125 那些令人神往的协和往事
- 130 战士本色是诗人
- 135 “似我者死”
——荀慧生给刘长瑜的学戏启示
- 138 “胡焕庸线”八十年了
- 143 半个世纪前的一桩学术公案

六场通透的薄倖

齐如山晚年，曾告诉友人一个极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听梅兰芳演《廉锦枫》后琢磨几句新腔。坐人力车回家途中，月明风静，他边坐车，边哼着新腔，边思考。这时人力车夫插了话，说：“先生，你走了板啦！”齐如山说：“我本来不会唱，没有板，也无所谓走，但你这样说想必是一定能唱了。”车夫长叹道：“若不因为爱唱，还不至于拉洋车呢？”原来他是位票友，因为学戏，把家当都花光了，又不习营生，到头来只好去拉洋车。齐如山听后，大为同情，下车时给了车夫一块大洋车费，权作安慰。

票友，出现于清朝，与满族人有一定的关系。张伯驹所著《红氍纪梦诗注》中说，票友“其始于乾隆征大小金川时，戍军多满洲人。万里征戍，自当有思乡之心，乃命八旗子弟从军歌唱曲艺，以慰军心。每人发给执照，执照即称为票。后凡非

伶人演戏者，不论昆乱曲艺，即沿称票友矣。”就是说票友是在乾隆时才有的，最初不过是满洲八旗子弟在军中所为，后来才传到民间。后来梨园界受此遗风影响，对精娴于音律、喜好皮黄、能演唱而不取报酬的人概称“票友”。如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及后来成为名伶的俞振飞、言菊朋、姜妙香、欧阳予倩等，早先都是有名的票友，而其中有的日后下海还成了名角。齐如山所讲的那段佚事中，由王公大人沦落为“骆驼祥子”的票友何许人也？已不可详考。但一生痴迷京戏这行“贱业”，不惜抛舍富贵前程而与倡优同列的名门贵族确有其人，他就是20世纪著名的票友、自称“红豆馆主”的溥侗。

爱新觉罗·溥侗，字后斋（一作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生于清光绪三年（1877），因排行老五，故人称“侗五爷”。其父载治，乃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琨之长孙，那么溥侗也是皇亲国戚了，被封为“镇国将军”。但他同情光绪的遭遇，反对慈禧垂帘听政，故此，始终受到冷落，一生都被朝廷投闲置散，无事可干。于是，他就索性打破门阀界限，放着清朝贵胄的公子哥儿不当，走了“下九流”一路，专门研习起昆、京戏曲艺术来了。北大校园内，有一处两百年历史的清代皇家园林治贝子园，曾是溥侗的居所，他就在这里修建了演出

的大舞台，组建了演习京昆的戏班，将治贝子园命名为“红豆馆”，自号“红豆馆主”，把这里变为京剧、昆曲艺术的活动中心，写下了中国戏剧史上重要的一笔。他所求教的老师，都是当年的名家。比如，他向陈德霖学旦角戏，向王楞仙学小生戏，向钱金福学武净戏等。另外，他还熟练掌握了戏曲“文、武场”的笛子、二胡、三弦、琵琶及鼓板等演奏技艺。据说当年前来向他拜师学艺者数以千计，如名角言菊朋、李万春等人都曾以师事之。溥侗先生对于治学尤为严谨，一丝不苟，学生学唱昆曲要求必须拍三十至五十遍方能上笛；要唱、念十分熟练，并能背出，方能再说身段；他认为演员台上的衣着十分重要，体现着角色的地位、风格、气质，什么角色穿什么衣服，宁可穿破，不可穿错。溥侗先生对于戏剧除了经常演唱、研究之外还亲自手抄了曲谱和京剧剧本数十本，并专制了自用的“红豆馆词曲用笺”。有书记载，在这治贝子园中，溥侗还常常聚众习武练功，如今列入奥运会项目的太极拳正是经其扶植，才从河南温县的陈家沟扎根于北京，并由此辐射全国的。

也许正因为有了家国兴亡、身世之悲的感触，“票界大王”溥侗不仅仅是赋闲玩票，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人见他演的《长生殿·弹词》一折，所饰李龟年的大段唱工，凄楚

激越，悲凉低回，令人叫绝，那才真叫“唱不尽的兴亡梦幻，弹不尽的悲伤感叹”呢！溥侗年轻时，以演《金山寺》的白蛇驰名，民国初年一次唱堂会，唱罢《金山寺》的白蛇，接着又唱《单刀会》的关公，搞得菊坛盟主，人称“谭叫天”的谭鑫培都自愧不如，说：“我可唱不了白蛇，所以你还真比我强”。所以，人称他是“昆乱不挡、六场通透”的“票界大王”，名至实归，绝非谬称。可惜的是，溥侗性格固执，唱腔虽精，为国内一绝，但决不灌制唱片，让他这种独到的唱腔竟至失传。及至暮年白发苍苍，曾对人述及少时唱《金山寺》的情状，不胜感慨，喟然叹道：“岁月如流，今不能也！”旁人笑说：“今虽不能演白蛇，饰法海仍为人所不及也！”溥侗遂大笑。抚今追昔，无论昆曲还是京剧，作为国粹，确应大力提倡。现在看来，京剧要想振颓起衰和传承有继，还真不容易，因为缺少的就是像溥侗这样痴迷的票友。因为好花虽妍，尚需绿叶扶持。不然的话，孤零零的一个花骨朵，又能妍得几时？

1950年6月，七十三岁的溥侗在上海病故，他的生前弟子、曲界好友及文艺界人士百余人参加了追悼会。此时，在上海乐园殡仪馆，出现了感人肺腑的一幕：溥侗的忘年之交、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闻讯冒雨赶来吊唁，此时棺槨上盖，阴阳隔

阻，生死殊途。但经不住梅兰芳的再三恳切请求，其家人便打开棺盖这让两位老友见了最后一面。梅先生悲痛万分，一睹遗容，含泪悼别。溥侗的安葬地，正是在昆曲的发源地——苏州的灵岩山畔。此情此景，用得上章诒和老师《伶人往事》中的一句话来形容了：那时候戏剧舞台上的人物，要比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活得真实，厚道！

回忆是靠不住的

有人说，回忆是靠不住的。这可以先从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卢梭的《忏悔录》来举例。对于卢梭，在新近出版的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是这样评介他的：“政治思想家写回忆，卢梭首开先河。他的《忏悔录》与《卢梭评判卢梭》，为一段走岔的人生告罪。有些读者读《忏悔录》，惊其极其坦白，有人则认为，弗洛伊德未出之时，诚实的内省也甚有限。卢梭似乎每每擅长挑起他人热情，尤其是上层社会才女。卢梭在他人心中激起的情感有时变成嫌恶，甚至仇恨。他时而一心信人，时而无人不疑；他的性格里包含着很大的狂热成分，也像无数偏执狂，时时将老友化为敌人，而世人也将他化为敌友。生前如此，死后依然。同一个人，今天可能爱他欲其生，明天可能恶他欲其死。有一点是确定的，与卢梭接触一久，没有人可能无伤而归。”

卢梭这个名字，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讲，也可称得上是

“声名显赫，影响甚远”的，就是他的这部自传体回忆录《忏悔录》，仅从20年代到40年代，就有七种中译本问世。到了80年代的新时期之后，更成为读书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之一，卢梭本人也成为许多当代青年崇拜的偶像。说起来，卢梭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这是因为他的文字笔法是“反历史”的，即把早年个人的经历尽往坏里说，以自身的经历来鞭笞虚伪的旧世界，“耻辱恶性，亦所不避”。书中自我陈述曾经犯过偷盗、说谎、诬陷、奸淫等种种恶行，但面对人性的丑陋，他笔锋一转，说人是生而善良的，只是社会制度使人性恶化，金钱使人性变得贪婪虚假，所以面对残酷的世界，他才发出了“我无罪啊！”“谁有比我更好？”的呼喊。当年卢梭的思想犹如飓风，摧枯拉朽，让欧洲古老的封建专制制度顷刻间坍塌瓦解。法国大革命时期，不仅他的遗骸被移葬于法国先贤祠，连其影响力都达到了神话般的地步，成为拥护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者的光辉旗帜。正如法国大革命的领袖罗伯斯庇尔所说：“卢梭通过高尚的灵魂和高贵的人格表明他作为人类导师的价值。”

然而，就是这部尽把自己往坏里说的回忆录里，仍有许多虚假的和不可靠的成分。对此，英国文化史学史家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中，第一个就从启蒙运动创始人卢

梭开始着手解剖，来向读者展示出一个“有趣的疯子”。因为卢梭是文学史上最大的抱怨者之一，说他一生都在遭受苦难、遭受迫害。就在他的传世之作《忏悔录》里，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疾病缠身的可怜虫，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在病痛与死亡之中度过的”。可约翰逊根据历史资料得出的结论，卢梭的身体并不坏，而且还很强壮，“在气候最坏的时候他在甲板上过夜达十小时，而其他船员都几乎冻得要死，他却毫发无损”。卢梭之所以要陷入自我怜悯中不能自拔，其目的就是要博得别人的同情、特别是要博得出身好的妇女的同情。在这自我怜惜的背后，卢梭表现出的却是自负自大、粗野无礼、动辄与人争吵。他后来的敌人，几乎全部是原先的朋友与恩主，如狄德罗、伏尔泰、大卫·休谟等。他总是先给别人设些小圈套，一开始是强调自己的困难和贫苦，但如果人家表示愿意援之以手的话，他又假装受到侮辱以至愤愤不平。尽管卢梭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全人类的朋友，可为他吃尽苦头的朋友却质疑道：“这位人类的朋友怎么可能不再是个人的朋友呢？或者难得是个人的朋友呢？”

这位英国传记作家指出，卢梭在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的自传中，也有一种狡诈的成分在里面，即对自己的责骂使他以后

对“敌人”的责骂更加振振有词。那个在《忏悔录》里被他称为“最好的女人和母亲”的德瓦伦夫人，曾经不下四次地把他从穷途潦倒中解救出来，然而在他后来发达，轮到她落难时，曾向卢梭求助，他却无动于衷，不加理会。德瓦伦夫人最后两年卧病在床，孑然一身，孤苦凄凉，死于营养不良。至于那个二十三岁时就与卢梭同居的洗衣女特丽莎，侍奉他长达二十三年一直到他去世，但他鄙视女方只不过是一个目不识丁的粗俗佣女而已，认为“对她从没有感到一丝一毫的爱意，我从她那里得到的感官满足完全是性欲上的，同她作为一个人毫无关系”。特丽莎先后生过五个孩子，都被他送进了孤儿院，除去第一个弃婴，剩余的孩子他甚至连姓名卡都不填写。而据当年的《法兰西信使报》记载，在每年八千个弃婴中，三分之二的在头一年夭折，百分之十四的只能存活到七岁，其中的百分之五虽然可以活到成年，但也多数沦为乞丐或流浪汉。即便是这样，卢梭还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一个父亲会比我更慈爱！”他甚至还写出了如何教育儿童的鸿篇巨作《爱弥儿》。

卢梭的政治思想，包含有国家极权主义的早期萌芽，因为他主张按照社会契约，个人有义务“把自己以及一切个人权利转让给国家”，他的理论轴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家长，孩

子要全面服从家长，要服从“公意”。但个人一旦服从了“公意”，便彻底丧失了个人的自由，最后连自身的安全都没有了保障。这种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充满混乱和前后矛盾的，因为现代民主意识的中心，是公民个人权力与国家利益是平行的，不存在孰大孰小、孰轻孰重的比较。所以，卢梭的思想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暴力革命和滥杀无辜的理论基础，德国诗人海涅就说过：“罗伯斯庇尔不过是卢梭的一只手，把卢梭已经造好的胎儿，从时间的子宫里取出来的血淋淋的手！”

英国作家保罗·约翰逊是当代保守派学者中著名的“道德警察”，因为在他的《知识分子》一书里，通过掌握的大量资料，揭露出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罗素、萨特、海明威、布莱希特这些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卓越贡献、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个人隐私和败德行为，指出他们都有着双重人格，都是双面人。不过，这位作者并无靠揭人隐私来哗众取宠的不良动机，也不想贬低或藐视这些文化名人在人类历史上的所做出的贡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青蝇点璧，瑕不掩瑜。何况作者所援引的资料，并不是八卦新闻，全部是这些人公开的日记和信件。作者的用意，是让读者提高独立思考的分辨能力，要学会对客观存在的人与事有一个比较立体的、明暗层次

的透视了解。不过，这对于那些还没有脱离偶像崇拜的天真读者来说，一旦看到平素景仰的光辉形象原来是石膏制的，稍加重击便即成碎片的话，也许会发出回忆是靠不住的一声慨叹！